

你所不知道的
一级馆

长沙简牍博物馆

千年风华留汗青

本报记者 邹雅婷

长沙简牍博物馆是全球唯一集简牍收藏保护、整理研究和陈列展示为一体的专题博物馆，馆藏10万余枚三国孙吴纪年简牍被评为“20世纪百项考古发现”之一



长沙简牍博物馆一层序厅 本文图片均为长沙简牍博物馆提供



图左：西汉“渔阳”王后墓“陛下所以赠物”木牍
图右：嘉禾吏民“田家笱”大木简

1996年，湖南省长沙市五一广场走马楼街一口古井中出土10万余枚三国孙吴纪年简牍，数量超过全国已出土简牍总和，引起海内外关注。这是继甲骨卜辞、敦煌文书之后古代出土文献资料的又一重大发现，被评为“199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与“20世纪百项考古发现”之一。

在整理、保护走马楼吴简的基础上，2002年，长沙简牍博物馆成立，2007年11月正式对外开放。这是全球唯一集简牍收藏保护、整理研究和陈列展示为一体的专题博物馆，2017年晋升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其建筑面积1.41万平方米，基本陈列面积5000多平方米，主要藏品除了10万余枚三国吴简，还有1997年五一广场西北角发掘的数百枚东汉简牍、2003年走马楼出土的2000余枚西汉简牍和1993年发掘的西汉长沙王后“渔阳”墓盖牌、封检、漆木器等文物3500余件。

为三国史提供重要资料

“走马楼吴简是1996年10月在平和堂商厦建筑工地一个编号为J22的古井中发现的。这批吴简数量非常庞大，内容为孙吴长沙郡所属县（侯国）的行政文书，涉及司法、财政、赋税、户籍等方面，填补了三国史料之缺，对研究三国孙吴时期的经济关系、阶级关系、赋税制度、书法艺术及社会生活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长沙简牍博物馆馆长李鄂权对记者说。

从先秦、两汉至魏晋时期，简牍在中国的使用时间有1000多年。作为中华民族一种独特的文字载体，简牍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创立和巩固、中华文化的传播和继承，起到了重要作用。受中国影响，日韩等邻国也曾使用竹木作为书写载体。长沙简牍博物馆一层设有《文明之路》基本陈列，包括“三国吴简”“中国简牍”“世界文字载体”“中国简牍书法”四部分，系统展现了中国简牍文化的传承，被评为“湖南省十年（2006—2015）博物馆精品陈列展览”。

走进序厅，四块由走马楼吴简放大而成的木牍跃入眼帘，让人对长沙吴简的形制有一个直观的印象。木牍旁边是一座对书俑雕塑，生动再现了中国古代简牍书写的情景。“这件雕塑是仿照1958年长沙金盆岭西晋墓出土的青瓷对书俑制作的，反映了西晋时期简牍仍是文字的主要载体之一。”长沙简牍博物馆办公室主任管震介绍说。

公元229年，孙权正式称帝，国号吴。当时长沙在吴国境内叫临湘，是继建业和武昌之后吴国第三大军事重镇。长沙出土的吴简为了解三国历史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

“长沙吴简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

化、地理、赋税、户籍、司法、职官、仓储等诸多方面。其中赋税是主要内容之一。”管震说，“这个展柜陈列的就是赋税竹简，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孙吴吏民缴纳赋税的详情。”

孙吴时期赋税主要征收钱、布、米、豆、皮、赋税名目繁多，光是米类就有税白米、税中白米、杂限米、旧米、孰米、临米、渍米、盐米、种贾米、禾准米等。如果不是看到简牍上的记载，今人恐怕无法得知如此翔实的历史细节。

另一组展柜展现了长沙吴简的各种形制，有简、牍、签牌、封检、封泥匣等，其中竹简数量最多。牍多为木板，极少竹板。竹、木简牍多编连成册。

“嘉禾吏民‘田家笱’大木简也是我馆的重要藏品，共2400余枚，杉木质地。它是孙吴嘉禾年间长沙郡临湘侯国（县）田户曹吏制作的一种笱券，记录了居住在当地的吏民租佃田地的数量，当年受旱与正常收获的田亩数，按规定缴纳米、布、钱的数目及缴付给仓、库的官吏姓名与时间等。”管震说。

展厅里还以场景还原的方式呈现了简牍制作的工艺流程。简牍制作一般包括备料、片解、刮削、杀青（或上胶液）、编联等程序。为了便于书写和防止虫蛀，古人会将竹片放在火上烤干水分，这一程序叫作杀青。南宋名将文天祥诗句“留取丹心照汗青”中的“汗青”，本意是指简牍制作的杀青这一工序，后引申为书册、史册。如今，人们早已不再制作简牍，但杀青一词流传下来，泛指著作完成。

集湖南简牍文物之大成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湖南累计出土简牍20多万枚，是中国出土简牍最多、时代序列最完整、内容最丰富的地区。2018年11月，长沙简牍博物馆二层基本陈列《湘水流过——湖南地区出土简牍展》开展。“该展览利用我馆自身藏品优势，发挥平台作用，集全省简牍文物之大成，首次全面系统地展现湖南简牍文化史。”李鄂权说。

中国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简牍是战国时期的。湖南在战国时属于楚国，全国最早发现楚简的地方就在湖南长沙。1983年，湖南常德夕阳坡楚墓出土了两枚重要的楚简。简文虽短，却涉及战国时期楚、越、舒三国的历史以及楚国对兼并土地的管理方式，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秦在湖南一带统治时间十分短暂，相关文物出土很少。2002年，湘西龙山里耶发现3.7万余枚秦简，大大填补了有关秦代的史料缺失。学者认为，里耶秦简是继秦始皇帝兵马俑之后秦代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相关研究成果改变了人们对秦的既有认识。比如从未见于史书记载的洞庭郡，由于里耶秦简的发现而进入世人视野。

匠心

现代锡匠唐立果：成就残缺之美

本报记者 赵树宴

有铜生活用品的需求，我铜的主要是工艺品和收藏品。”唐立果一边说着，一边将家传的幌子、担子和铜工具展示给记者。

在继承传统手艺的基础上，唐立果为铜工注入现代元素。他自制了一些钻具，采用金、银、铜、铁等多种材料来制作铜钉。“陶瓷、紫砂、玻璃、玉器都可以铜。不同材质的器具，选用的铜钉也不一样，这里面讲究可大了。”唐立果说。

在他家的博古架上，摆放着琳琅满目的古玩、工艺品，除了唐立果自己的收藏外，其中有不少是其他藏家送来的残件请他修复。

唐立果拿起一个玻璃马灯罩说：“这个采用的是铜瓷行业内难度最高的技艺‘堂内铜’，铜钉由内往外打。如果器物不透明的话，从表面是看不到铜钉的。”经他铜过之后，这个马灯罩看起来和谐完整，具有独特的艺术气息。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封吕芮为长沙王。长沙国是汉廷防止南越国北犯的首道屏障。为笼络长沙，汉室下嫁公主为长沙王后。1993年，长沙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现为长沙市考古研究所）在望城坡古坟发掘“渔阳”王后墓。墓中出土的“长沙后府”封泥匣、“陛下所以赠物”木牍、锥刻“渔阳”漆耳杯、具杯盒等珍贵文物和记录随葬器物的遣册木牍等，通过生动的展陈语言，向人们讲述“渔阳”王后的故事及汉代丧葬礼仪。

博物馆二层还设有吴简厅和晋简厅。通过各个时代的出土简牍，反映湖南地区的历史进程。

推广弘扬简牍文化

“走马楼吴简发现20多年来，我们秉持积极开放的态度，与国内外专家合作进行吴简保护和整理和学术研究，取得丰硕成果。”李鄂权说。2004年，国家文物局批准实施“长沙走马楼三国简牍保护整理国家项目”，这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可移动文物保护项目。2015年11月，该项目顺利通过结项验收。从揭剥清洗、脱水处理到修复包装、登记入库，程序十分复杂繁琐，技术难度也比较大。

博物馆里展示了刚出土简牍的照片。长期深埋淤泥中的简牍结成板状，满身泥泞，饱含水，竹质严重腐朽，颜色深褐，字迹散淡。“每剥取、清洗1枚吴简，需要40到50分钟，使用近30种工具，经过剥取、粗洗、中洗、精洗、脱色、脱水等多道工序，每一步都得小心翼翼，避免对吴简上的字迹有任何损伤。”管震说。

目前，长沙简牍博物馆已保护整理简牍近10万枚，出版吴简文献九卷、二十六册。通过吴简的整理保护，积累了大量成功经验，培养了一支优秀的简牍整理保护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其经验成果《走马楼三国吴简保护修复报告》已于2017年结集出版。围绕简牍的保护与研究，长沙简牍博物馆先后举办了三次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获得良好反响。

推广传播简牍文化是长沙简牍博物馆的重要使命。自2008年免费开放以来，长沙简牍博物馆年均接待观众70万人次，其中未成年人占30%，境外观众比例达到10%，年均接待学术团体200多个。从2008年至今，主办“长沙市民文化遗产讲堂”100余场，吸引听众10余万人。简博俱乐部、简牍小课堂、小小“馆”理员等一系列品牌活动受到社会关注与好评。

“长沙简牍博物馆正在朝着‘全国简牍收藏保护中心、简牍文化陈列展示中心、学术交流中心和简牍资料数据中心’的目标不懈努力。”李鄂权对记者说。

一件泛着金属光泽的镶玉壶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唐立果介绍，这本身是一件缺少壶嘴和壶把的紫砂壶，他用纯锡将壶包起来，再安上和和田玉制成的壶嘴、壶钮、壶把。“锡包壶比铜的难度更大。”唐立果说。紫砂壶配上和田玉和金属外壳，古典与现代元素交融，更显典雅别致。

如今，唐立果在收藏圈小有名气，不少外地藏家也慕名而来，寻他修壶补漏。有人偏爱铜瓷的残缺美，故意将品相完好的紫砂壶装上豆子，再倒水撑裂，请唐立果铜出图案。

作为唐氏铜瓷镶嵌锡器打制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唐立果近年多次代表县手艺人参加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等活动。“现在在全国做铜活的人很少了。”唐立果说，“县里对这个项目比较重视，准备建立非遗工坊。我也希望能将这项老手工艺发扬光大，创作出更多现代人喜爱的工艺品。”

文明密码

□ 闻白

走近『马崧良』 探寻江南史前文明演进轨迹

从马家浜到崧泽到良渚，各地的物质文化特征具有较强的统一性，尤其是出土玉器体现出高度一致的演化步伐

考古学家用“马崧良”来简称马家浜、崧泽和良渚三个早期江南史前文明。严文明写过一首《良渚颂》，其中有“太湖文明五千年，崧泽良渚踵相连”的句子。良渚古城遗址被学者认为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实证”。事实上，良渚文明并非横空出世，从崧泽到良渚的演进过程与模式，是江苏、上海、安徽等多地考古工作者孜孜不倦的追寻重心，而这也是破译江南史前文明的密码。

文人雅士笔下的江南，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范围，但自从苏（州）、松（阳）、常（州）、嘉（兴）、湖（州）五府的核心区域形成后，就一直是全国最为富庶的“狭义江南”的代表，而这个区域恰恰也是考古工作者用力最勤、发现史前文化最密集的区域。如果你从上海出发，用一周多的时间便可把苏州、常州、南京、湖州、杭州、嘉兴等环太湖流域城市周边的史前遗址和主要博物馆饱览一番，可以感知遥远的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各地文化的演进汇聚。

崧泽文化是根据20世纪60年代初上海青浦崧泽遗址的发掘而命名的。迄今在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发现的包含崧泽文化遗存的遗址已经很多。进入21世纪以来，最引人注目的发现是东山村崧泽文化早中期大墓。

东山村遗址位于江苏省张家港市金港镇东山村，距离长江只有2公里，离刚刚获得2018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黄泗浦遗址不远。2008年、2009年南京博物院曾联合张家港市博物馆做过两次较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目前当地正在规划建设遗址公园和博物馆，我们有机会进入遗址内部观看。除去一些更早期时期的马家浜文化墓葬和少量更晚时期的马桥文化遗存，东山村遗址主要揭露出多座崧泽文化早中期的高等级大墓。墓长普遍在3米左右，宽1.6米左右，单个墓葬随葬品数量大多在30件以上，陶器种类丰富，代表墓主身份与经济实力的随葬玉器数量多、类型丰富。如编号为M90、被称为“崧泽王”的早期大墓，随葬品数量达50多件，包括5件大型石钺、玉镯、玉璜、玉玦、玉饰件等多种玉器和鼎、豆、鬶（gū）等多件陶器，是迄今发现的崧泽文化墓葬中随葬最多的。

考古领队周润呈向我们介绍说，东山村遗址中心区域面积约2万多平方米，东部主要是小型墓葬遗址，中部为多座房址建筑区，西部主要是大型墓葬。高等级墓葬与小型墓严格分离，证明了长江下游地区在距今5700年以前已存在明显的社会分化，比中原仰韶文化的社会分化开始得要早。

东山村的重要性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我们可以拿它跟良渚的反山9座墓葬出土的玉器比。反山9座墓葬出土的玉器比东山村种类更多，作为军权、王权象征的权杖、玉钺、石钺占有突出位置，新出现了玉琮、玉璧、三叉形器等具有更深刻精神内涵的玉器类型。

浙江嘉兴是马家浜遗址所在地。马家浜文化开始于公元前5000年左右，南达浙江的钱塘江北岸，西北到江苏常州一带，至公元前4000年左右发展为崧泽文化。在嘉兴博物馆可以看到马家浜文化的主要面貌。多处遗址中出土了稻谷、米粒和稻草实物，显示那时的居民主要从事稻作农业。渔猎经济也占重要地位，骨镞、石镞、骨鱼镖、陶网坠等渔猎工具大量出土。制陶业似乎尚处于初级阶段，主要是夹砂陶制品，泥质陶器很少，素面不加装饰的居多。炉算（bì）、宽檐陶釜、圈足豆是马家浜文化比较典型的代表器物。玉石器制造技术较为领先，许多遗址都发现了制作精美的玉玦、玉璜、玉镯等装饰品，这应该是之后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的先声。

一路走来，我们发现，从马家浜到崧泽到良渚，环太湖流域的史前文化虽然发展并不平衡，但各地文化的物质特征却具有较强的统一性，尤其是出土玉器体现出高度一致的演化步伐。琢玉开始于先民对玉石的简单审美，但伴随文明的进程，逐渐从偏向装饰性且造型单一的玉玦、玉璜向蕴含着复杂礼仪性的玉璧、玉琮等玉器演进，最终在良渚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良渚文化的神徽图案在整个太湖流域分布广泛，图案与工艺也非常一致，那纤细如发丝的雕刻线条和密布的卷云纹、简约的平面像和节面转角立体像完美结合，显示当时的玉器生产已经进入非常成熟的阶段，而玉器也成为复杂社会构建信仰与精神认同的重要载体。

也许大家都低估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发展程度，尤其是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如果说，崧泽文化利用太湖流域广阔的地域空间、优越的地理条件，同化了长江下游各地文化，形成了一个“崧泽文化圈”，那么这一文化又是如何演进到更加高级的良渚文明呢？我们在余杭良渚见到的宫殿式建筑、高等级墓地和祭坛、高等级陶器作坊、玉器作坊、十数条大坝组成的完备水利系统，在良渚文化影响的其它区域是否也会存在？

任何研究都离不开进一步的考古。比如前几年的蒋庄遗址，是长江以北首次发现的高等级良渚文化墓地，突破了以往学界认为良渚文化分布范围不过长江的传统观点。启动于2017年的“考古中国”项目就有“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这样的重点课题，希望能够解决从崧泽到良渚的文明模式转变等问题。



马家浜文化玉器
闻白摄于嘉兴博物馆



唐立果铜瓷作品 本报记者 赵树宴摄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这句耳熟能详的俗语，来自中国古老的民间手工艺铜瓷。早在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里，就描绘了街边铜匠做活的场景。如今，“铜盆铜碗铜大缸”的吆喝声离我们很遥远了，大街小巷难以见到铜补瓷器的工匠身影。近日，在山东莒县城阳街道铜瓷工匠唐立果的家里，记者又见识了这门传统工艺。

出生于1986年的唐立果，面容清秀，文质彬彬，一双手却因常年做活而显得粗糙。“我爷爷和爸爸都是传统铜匠，给人家修复铜碗铜盆等陶瓷用品。我从小就对铜活感兴趣，跟着他们学习手工艺，长大后一门心思干这个。但现代人已经没



良渚文化玉器
闻白摄于良渚博物院